

廣西博物館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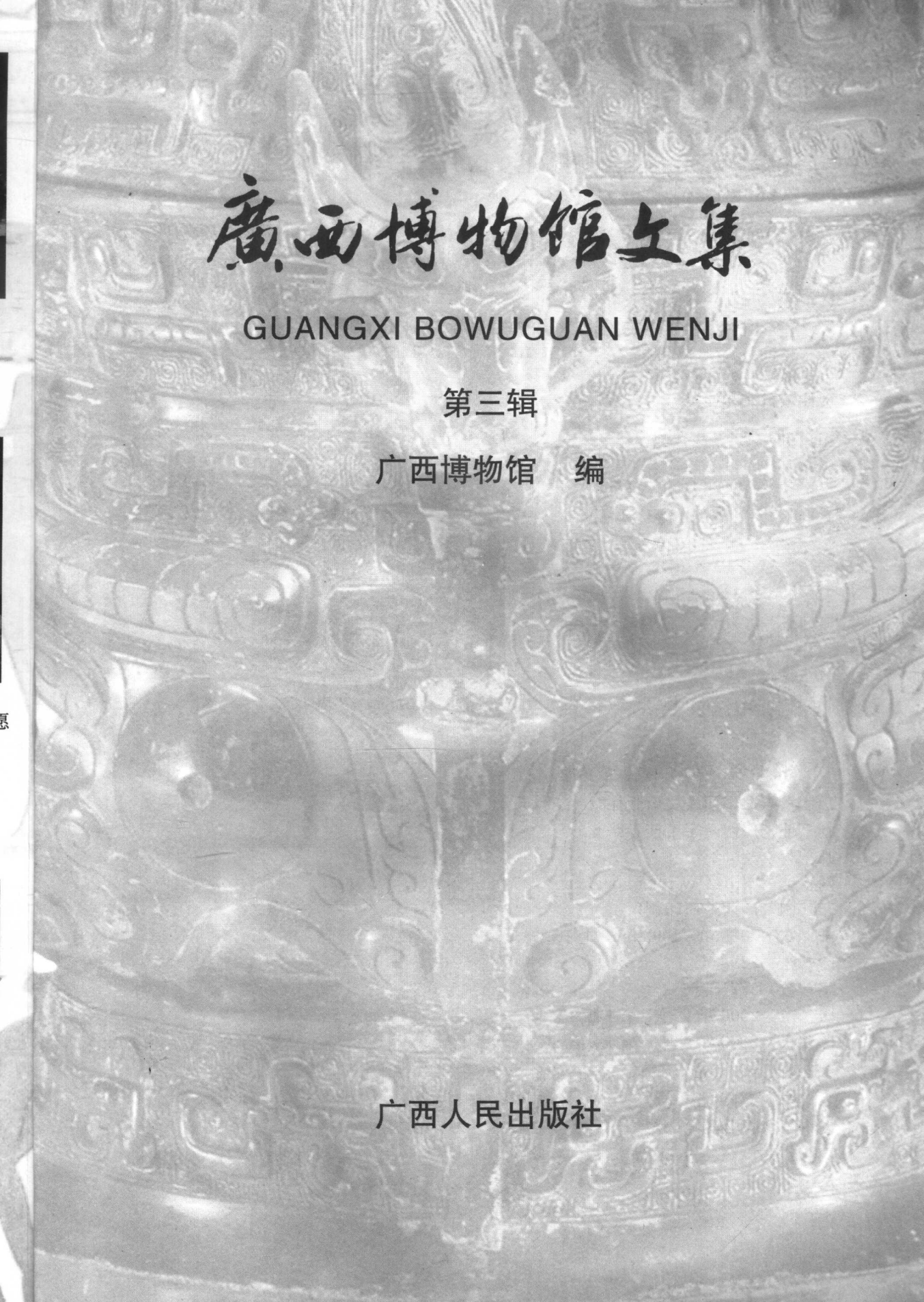
GUANGXI BOWUGUAN WENJI

第三輯

廣西博物館 編



廣西人民出版社



广西博物馆文集

GUANGXI BOWUGUAN WENJI

第三辑

广西博物馆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西博物馆文集. 第三辑/广西博物馆编.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 9
ISBN 978-7-219-05655-4

I. 广... II. 广... III. ①文物—考古—文集②博物
馆学—文集 IV. K85-53 G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9949 号

责任编辑 邓迪星

广西博物馆文集

(第三辑)

广西博物馆 编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58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9-05655-4/K · 1093

定 价 8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陈远璋 吴伟峰

副 主 任 蓝日勇 周 敏 梁 晓 谢日万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韦 江 陈小波 李善华 陈景国

和 艳 杨小菁 郑超雄 陶少艺

黄启善 傅广宁 蓝之强 潘郁生

编 辑 部

主 编 陈远璋 吴伟峰

副 主 编 蓝日勇 周 敏 梁 晓 谢日万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朱圣林 陈小波 林 强 郑超雄 陶少艺

执行编辑 陈小波

目 录

【博物馆学研究】

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	陈远璋 (1)
广西民族文化展示、保护和发展的方式述评·····	吴伟峰 (12)
试论博物馆在建设文化先进省区中的作用·····	周 敏 (24)
广西民族文物苑工作的思考·····	梁 晓 (26)
现代博物馆与学习型社会·····	刘艳姣 (30)
博物馆陈列设计的新思考·····	蔡 荭 (34)
充分发挥博物馆作用 有效传承靖西壮族历史文化·····	李 萍 (39)
新时期基层博物馆的现状及其对策·····	吕承汉 (44)
关于健全基层文物行政执法体制的思考·····	韦振甲 (48)
试论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	潘郁生 (53)
关于对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问题的探讨·····	李善华 (58)
浅谈地方文献在地方民族博物馆藏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罗海碧 (62)
关于构建广西民族资料信息系统的思考·····	刘 梅 (64)

【考古研究】

漓江流域的史前文化·····	彭书琳 (69)
广西洞穴遗址群中钙华板发育及其对古文化演化的影响·····	蒋远金 刘兴诗 (80)
甑皮岩贝壳年代处理模式在华南地区参照性问题之我见·····	漆招进 (87)
鲤鱼嘴遗址研究·····	蒋远金 (96)
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 ·····	谢崇安 (102)
布山县治考 ·····	陈小波 (117)
广西汉代饮食风貌概述 ·····	陈丁山 (129)
铜牛补正及其余 ·····	熊昭明 (135)

【文物研究】

史前遗址原始家猪鉴别之认识 ·····	陈远璠 (140)
广西出土玉器研究 ·····	黄启善 (148)
人面纹羊角钮钟考 ·····	罗坤馨 (158)
对广西出土六朝鸡首壶的观察 ·····	蒋鸣镛 (165)
桂林地区出土的南朝买地券及其相关问题 ·····	莫志东 (170)
宋代桂林乳光釉彩绘瓷的兴衰原因 ·····	李 铎 刘志耘 (177)
百色龙川出土南宋钱币窖藏治议 ——兼谈广西地区货币经济发展的问题 ·····	黄霖珍 黄 鑫 (181)
广西宋元时期的黑釉瓷盏与斗茶 ·····	周学斌 (190)
历代梅瓶浅析 ·····	唐春松 (195)

【史学研究】

- 靖江王府考略 周有光 (198)
- 论明代靖江藩王 熊传善 (208)
- 抗战全局视野下的桂林文化抗战 文丰义 (215)
- 抗战时期广西的交通征工 陶少艺 (220)
- 抗战时期桂林难民问题研究 唐剑玲 (228)

【铜鼓研究】

- 对《越南东山铜鼓再认识与铜鼓分类新说》之我见 邱钟仑 (237)
- 对浙江上马山小铜鼓的认识 蒋廷瑜 (245)

【民族研究】

- 楚、瑶信仰文化的同一性试探 盘福东 盘立 (249)
- 玉林民间民俗文化浅说 梁志敏 (255)

【家具研究】

- 广西铁力木家具考察 胡德生 (263)
- 略论广西明式铁力木家具的特点 芮谦 (274)

【文物保护】

- 浅谈广西大遗址保护的思路 陆卫 (280)
- 甑皮岩遗址发掘研究与保护利用的成功之路 周海 (287)
- 藏品在利用时的保护 丁竹 (294)
- 广西博物馆古旧书籍保护工作浅谈 农美玲 (297)
- 浅谈塑料装裱材料与工具在现代装裱工艺中的意义 蒙顺安 (302)
- 仿金颜料在古陶瓷修复中的应用 杨植震 (306)

【书画鉴赏】

- 华岩山水画《播角欲聋山》赏析 唐健钧 (308)

【文物与旅游】

- 谈广西旅游的民族化 周敏 (310)
- 博物馆文化与旅游
——兼谈广西博物馆文化特色及其旅游价值 肖君 (315)

【人物春秋】

- 居巢游寓广西事迹 林京海 (320)
- 八桂觅珍七十载,宗师风范永世存
——忆裴文中教授在广西考古二三事 何乃汉 巫惠民 谢光茂 (329)

【其他】

- 宁夏博物馆巡览 王银彩 (335)
- 揭开“铜鼓王”重量之谜 韦加军 (339)
- 2005年广西博物馆纪事 和炜 (340)

- 征稿启事 《广西博物馆文集》编辑部 (345)

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索

陈远璋

【摘要】 本文认为博物馆是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机构,传统博物馆的定义及职能应予以拓展,传统的业务运行机制应进行调整和改革,设立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电子信息技术的运用,是实现博物馆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并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 博物馆 信息中心 数字化 探索

【作者】 陈远璋 广西博物馆研究馆员 南宁 530022

目前,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成为当今文化遗产保护的课题,文物博物馆界对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日渐深入,博物馆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日渐突显,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一、博物馆是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机构

人类所创造的历史文化(包括有形或无形文化遗产)正处于不断消失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现代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文化遗产特别是无形文化遗产所遭到的冲击更为猛烈,存在的空间及基础日渐狭窄。“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人类历史上至少存在过31种文明,而现在只剩下5种文明。”^①在丰富多彩的文化面临消失的危机中,只有博物馆可以截留住其中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一部分物品——有形文化遗产的部分精华,当然,这些被截留住的实物(藏品)之中往往蕴涵着重要的历史信息 and 过程——这也是无形文化遗产中的一部分。然而,对于大量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遗产,如语言、口头传说、神话故事、记忆、

音乐、舞蹈、游戏、风俗、礼仪、节日庆典、工艺技能及其过程等等,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无形文化遗产”的内容,截留和保存依然没有更好的措施,对其保护仍面临困境。

博物馆自诞生以来,就承担着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使命。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社会对文化遗产概念还缺乏完整的认识,对于无形文化遗产的内容和存在形式的忽略,形成了博物馆的实物性特征,致使承担文化遗产保护重任的博物馆,在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还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是不作讨论)。博物馆的实物性特征,制约了博物馆工作的视野,导致了博物馆存在只见实物不见信息,只见有形不见无形的状况存在。大多数的博物馆既定的工作对象、工作重点和内容主要是针对具体有形的实物(即藏品)。因此,无论是在藏品征集、整理、收藏、保护、展示、研究、宣传等各个环节的工作过程中,往往陷入以实物为重,偏重实物的工作模式。而

^① 中国博物馆学会,马自树:《非物质遗产内涵及其命运》、《中国博物馆》,2002年第4期。

通过这些实物所反映的无形文化遗产的内容及过程则往往被忽视,那些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遗产,则是很少作为博物馆保护、收藏、展示、研究、宣传工作的重要对象(少数专题、民族博物馆除外)。偶尔涉及一些与无形文化遗产相关的工作,如访问记录、照相、錄影等,其成果也只是作为一些辅助资料,并没有纳入文化遗产的范畴,也谈不上真正意义的藏品。虽然也会出现一些以图片为展示方式的展览,但却极少从无形文化遗产的角度去思考其内容及展示方式——博物馆对于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功能被弱化或忽略。

这与博物馆被赋予的定义是密切相关的。

在较长的历史阶段,博物馆被赋予以实物为基础的理念,对于博物馆社会功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希腊的特尔费·奥林帕斯神殿(公元前五世纪)里收藏各种雕塑和战利品的实物宝库,被博物馆界视为博物馆的开端。十七世纪建立的英国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依然是以实物藏品为基础的博物馆。1946年11月,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在法国巴黎成立,其章程规定:“博物馆是指向公众开放的美术、工艺、科学、历史以及考古学藏品的机构。”195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修订后的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运用各种方法保管和研究艺术、历史、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藏品以及动物园、植物园、水族馆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资料和标本,供观众欣赏、教育而公开开放为目的的,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管理的一切常设机构。”1962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对博物馆再次界定:“以研究、教育和欣赏为目的,收藏保管具有文化或科学价值的藏品并进行展出的一切常设机构,均应视为博物馆。”1974年6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哥本哈根召开第11届会议,将博物馆定义为“是一个不追求营利,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公开的永久机构。它把收集、保存、研究有关人类及其环境见证物当作自己的基本职责,以便展出,公之于众,提供学习、教育、欣赏的机会。”

在我国,由王宏钧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基

础》所整理的关于博物馆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 博物馆是“文物和标本的主要收藏机构,宣传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是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意见以原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博物馆学讨论会”集体编写的《中国博物馆学概论》为代表。

2. 《辞海》(1979年版)对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陈列、研究、保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及自然标本的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机构”。

3. 江苏省博物馆学会编《博物馆学概说》:“我国社会主义博物馆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以文物标本为基础的,以收藏、研究、陈列、传播为基本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和社会教育机构。”

4. 王宏钧主编的《中国博物馆基础》则认为:“博物馆是对文物标本进行收集、保藏、研究、陈列、传播文化科学信息,为社会服务的文化教育机构。”

以上种种说法,表述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表明了构成博物馆的三个基本属性:实物收藏、科学研究、社会教育。

在博物馆传统的基本定义下,博物馆显现了其实物性特征“从博物馆的雏形时期,到现代各种类博物馆,其根本的共同点就在于它的实物性。这一根本的共同点,也是博物馆与其他文化教育机构的根本区别点。所以,实物性是博物馆的主要特征”^①。博物馆的实物性特征决定了其收藏、研究、教育三项基本社会功能主要是围绕着实物展开,实际运作确定了以实物为基础的建馆模式,这对有形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巨大的作用,而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却显得比较薄弱,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在博物馆被完全边缘化。在当今新的历史条件下,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已成为全球共同呼

^①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

声,以保护文化遗产为己任的博物馆,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游离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之外。20世纪70年代创立的生态博物馆,以及后来数字化博物馆(虚拟博物馆)的异军突起,不仅在建馆理论和实践上突破了完全以实物为基础的博物馆传统模式,在博物馆的保藏、展示职能中融入了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把以物质文化为基础的博物馆拓展成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相结合的模式,开始了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整体保护的探索,也对传统的博物馆定义造成巨大的冲击。

2000年11月在慕尼黑召开的“博物馆与无形遗产”的学术会议上,马约维奇的论文就提出:无形世界可以在博物馆得到管理和保存,然后发展收集、保护、研究、交流的方法。他认为无形文化历史的激励,将对博物馆理论和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2002年12月,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论坛主题为:新的遗产理念与当代博物馆。已经注意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与博物馆的关系。此次会议产生的《上海宪章:博物馆、非物质遗产与全球化》中确定:“声音、价值、传统、语言、口述历史和民间生活等应在所有博物馆与遗产保护活动中得到认可与促进。”并将博物馆:作为保护人类非物质遗产建设性合作伙伴的推动者。显然,随着时代的前进,博物馆界对博物馆定义的理念已经有了发展和变化。2001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大会“正致力于把无形遗产的保护与收藏纳入博物馆的保护伞下,在章程修改中第一次把收藏和保护无形遗产列入博物馆定义的外延之中,并把‘博物馆与无形遗产’确定为2004年汉城国际博协大会的主题。无形遗产进入博物馆的收藏和保护范围,无疑是极为重大、极为深刻的变革”^①。这一变革对博物馆传统的定义产生了冲击,尽管在无形遗产的收集、整理、保管、展示等等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探讨和争议,但涉及博物馆定义、功能的拓展已是不争的事实。早在1984年,“新博物馆学”运动在加拿大发表的《魁北宣言》就已经发出了:扩

大博物馆的功能的呼声,今天,适应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扩大与深化博物馆的概念,把博物馆的职能扩大到无形文化遗产的领域,已逐渐成为博物馆变革发展的一种趋势。

具有实物优势的博物馆,如何回应这一变革,能不能发掘实物这一文化信息载体的内涵和过程,拓展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职能,使博物馆成为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展示、研究、弘扬的重要阵地,承担起无形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的重任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就需要新理念上去理解、认识有关博物馆定义拓展的意义,就文化遗产保护言之,博物馆必须在理论上把有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从博物馆本质上统一起来,在实践中把形文化遗产与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结合起来,才能闯出新的路子。

对于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博物馆具有特殊的优越条件和基础:其一,博物馆实物藏品本身就承载着各种信息,收藏和保护藏品,实质上也就是收藏、保护了藏品中所蕴藏的各种信息。因此,可以说无形文化遗产早已存在博物馆的藏品及其展示之中,只不过以往对这些信息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一些模糊的概念,还没有上升到无形文化遗产的层次和高度来认识这些信息。在这一方面,博物馆工作陷入了误区。因而往往出现只重视实物所代表的有形文化遗产,无视信息所反映的无形文化遗产,只注重藏品的出土地点、年代、造型、尺寸等,不注重与藏品相关的工艺及历史背景,以致影响了工作的思路及模式。只要将工作的思路加以调整,注重实物载体与所含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研究,把工作以实物为基础转变为有形、无形并重,是可以逐渐达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其二,声、光、电、信息技术等在博物馆收藏、展示中的运用已经有一定的基础,博物馆的数字化改造也已经开始,这些

^① 苏东海:《当代博物馆发展中的几个问题》,李文儒主编:《全球化下的中国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2年5月。

都是可以使无形文化遗产得到保护、收藏、展示的基础。其三,博物馆经过长期的运行和发展,本身有一套保护、保存文化遗产的科学设置和运行机构,根据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进行适当的调整,即可适应有形与无形文化保护的要求。其四,博物馆已经形成了经验丰富,具有专业知识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队伍,过去固有的、以实物为基础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限制了专业人员的发挥及其工作的范围,以致形成了忽略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方式。对文化遗产的重新认识的结果,必然会使这一现象迅速改变,博物馆的专业人员将很快成为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力军。其五,社会和博物馆界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和理解日渐清晰,博物馆定义和职能的拓展,赋予了博物馆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职能,无形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博物馆界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博物馆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明确。因此,博物馆将成为对无形文化遗产进行科学保护及永久收藏不可替代的重要机构。不言而喻,博物馆将在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生态博物馆对于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生态博物馆毕竟只是博物馆中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它所涵盖的内容和领域毕竟是有限的,无论是产业型生态博物馆,或是族群型生态博物馆,或是遗址型生态博物馆,或是社区型生态博物馆,或是民俗型生态博物馆,或者其他更多类型的生态博物馆,他们所反映的都是某一个方面或某一个领域的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还不能反映整个博物馆界所涉及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因此,生态博物馆并不能替代博物馆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作用。生态博物馆与普通博物馆在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各自有自己的重点和模式。

因此,博物馆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阵地。当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保护的课题和任务摆在博物馆面前时,博物馆传统的模式当然

会面临巨大的冲击,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博物馆不可能置身于无形的文化遗产保护之外,他必须对现存的体制进行改革,走出实物性特征的框框,扩大和深化博物馆的收藏与展示范围,回归博物馆保护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的使命,承担起无形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

二、博物馆应建立适应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业务运行机制

长期以来,博物馆迟迟未能进入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域,或者说不太重视物质遗产后面所隐藏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收藏、展示。究其原因,其一,是对文化遗产概念的认识还不足,对于文化遗产所包含的无形文化遗产的内容缺乏深入的了解。其二,是对博物馆自身保护的无形文化遗产职能认识存在局限和不足。其三,是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到人、财、物,成本及技术要求高,难度大,管理复杂,不易操作;其四,是博物馆的运行机制,已经约定成俗,从根本上缺乏对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运行机制和手段,以致在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举措乏力,难有作为。

随着社会和文物博物馆界对文化遗产的概念讨论的不断深入,文化遗产中所包含的无形文化遗产文内容,已逐渐为社会和博物馆界所认识。新的文化遗产理念,突破了博物馆的传统模式,博物馆的基本定义和理念受到强烈的冲击,博物馆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被博物馆及其工作者接受,“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于博物馆的实物性特征的时候,殊不知,这一看似铁定的原则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例如,在文物博物馆界,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即文物的概念不但是有形的,也包括无形的,如与有形文物相伴相随的古代科技、工艺、音乐、历史声音,历史图像等。因此,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可以说,无形文化遗产正在逐渐进入博物馆世界”^①。

^① 上海博物馆,陈燮君:《博物馆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中国博物馆》,2002年第4期。

博物馆应该逐渐承担起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責任，这是毋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博物馆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中所涉及到的人、财、物等诸多问题，自然也是比较现实的实际问题，值得欣慰的是，社会已经意识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价值。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提出了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的概念，2002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以“无形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为主题的文化部长圆桌会议，通过了《伊斯坦布尔宣言》，呼吁在全球化形势下，共同保护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我国，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批准决定，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之后又公布了不少无形文化遗产名录。国家已经把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提高到很重要的地位，应该会逐渐配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逐步解决存在的资金等问题（诸如此类问题，在此不多论）。对于博物馆自身而言，重要的就是要迅速行动起来，调整体制和结构，对于约定成俗的运行机制进行改革，使自身结构适应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使得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功能得以启动。

博物馆要适应当今的形势的需要，承担文化遗产保护的責任，其机构设置必须有利于发挥博物馆的整体效能，即有利于有形和无形文化遗产的收藏、保护、管理和展示。我国博物馆结构源自前苏联，业务运行机制至今大多仍是按保管、陈列、群工设置三大部，这是博物馆的主要业务部门，即“三部制”的运行机制：保管部负责藏品的征集、整理、鉴定、研究、管理、保护、保护技术等工作；陈列部负责陈列、展览的内容和形式设计及其研究，陈列、展览制作、布置以及临时展览的引进等工作；群工部对陈列、展览的宣传、讲解、教

育，调查、组织、接待、服务观众等工作。各博物馆或可在此基础上有些改变，但基本的框架是不变的。“三部制”基本体现出博物馆收藏、研究、教育三项功能的定性。其后出现了“一条龙制”，这种组织机构形式参照了西方博物馆藏品管理制度，是以藏品类别划分工作部门，集藏品保管、展示和研究于一身的业务运行机制。这些业务运行机制对我国博物馆的建设和事业的发展起着积极有效的重要作用。但无论是“三部制”或是“一条龙制”都是建立在以实物为对象基础之上，即是以有形文化遗产为工作对象的运行机制。当然，其中或可也涉及到一些与实物藏品相关的无形文化遗产，但始终无法成为主要的工作对象和任务。而今天，对于文化遗产的概念已经有了新的认识，文化遗产不仅包括了物质的内容，也包含着非物质的内容，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构成了广泛意义上的文化遗产保护，而博物馆则作为保护、传播文化遗产的重要机构，必须使其业务运行机制迅速适应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很显然，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博物馆，将使博物馆的业务工作基础发生变化，即其业务工作的开展必须满足有形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博物馆以实物为基础的业务运行机制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否则就难以承担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重任。

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以“三部制”或是“一条龙制”为基础，进行有利于有形、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调整或改革，是博物馆必须面对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博物馆参与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当然不能够丢掉对有形文化遗产保护的职责，二者必须做到有效的统一，必须采取能适应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业务运行机制。因此，博物馆对于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意味着马上对现行的业务运行机制进行大改、大动，因为这需要一个长期研讨、积累的过程。根据博物馆的现状，比较简单的方式，是对原来行之有效的“三部制”或“一条龙制”进行必要改善和改革，即要扩大、拓展三

部门的工作职能、内容和方式,运用电子信息技术,把以实物藏品为基础的业务运行机制,改变为以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对象的业务运行机制,开通有利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业务链,如在保管部设立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机构 and 设施,开展有关无形文化遗产的各项工作;陈列展览要综合考虑实物及其所含信息和相关内容的展示,以及新的陈列形式、先进的技术的运用;在宣传教育的方式及讲解内容上进行改进,开辟网络宣传等。或者对博物馆的收藏、展览、教育、管理等各个环节,逐步实现数字化改造,一些博物馆在这方面已先行一步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很好的启示,电子信息技术、信息化系统的运用,为博物馆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因此对于有条件或规模较大的博物馆而言,可以考虑设置一个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也可另行定名)。也就是说,在博物馆业务系统运行机制中设立一个平台——专门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运作部门。

博物馆的藏品,无论是石器、玉器、青铜器、铁器、陶瓷器、漆器、竹木器……或是民族文物、革命文物等,每件藏品中都蕴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如工艺、形制、质地、花纹、年代、产地、习俗、风情、历史事件、历史背景等等,而每一件藏品都是这些信息的载体。藏品的存在,使信息客观地储存在藏品这一有形的载体上,信息的某些部分,如形制、质地、花纹、色彩等可以直接得到保护。但是这些实物载体产生的过程及其所包含的历史、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内容,往往不太容易被领会。博物馆在收藏某一件藏品时,客观上也保藏了这一藏品所蕴藏着的某些信息和内容,但毕竟这些信息和内容是抽象的,必须通过工作人员的探索、发掘才能得以体现。要使藏品及其所蕴含的各种信息得以收藏和体现,这在博物馆的保管部门的确有一定的困难。

一些不适合作为博物馆藏品收藏的不可移动实物,如建筑、岩画、石刻、墓葬、古城、

遗址……这类实物载体,也储存着无形文化的信息和内容。但由于其体量、存在形式及环境等原因,无法将其文物本体收藏在博物馆内。除了选择其中极少数地址建立专门的博物馆外,普通的博物馆大多采取文字记录、拍摄照片等方式对这些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和保护。其缺陷在于,由于博物馆内并没有设置专门从事此类工作的业务机构,对其资料的收集并非立足于有计划的基础,也不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常具有临时,视需要而为之的情况。在这种状况下,收集的资料可能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缺乏必要的、系统的整理,更缺少展示设施和有效的展示方式。因而,对其所蕴藏的信息和内容的发掘、收藏、展示都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

另外,大量以非物质形式存在或表现的文化内容和信息,如语言、口头传统、神话故事、记忆、音乐、舞蹈、游戏。风俗、礼仪、节日庆典、工艺技能及其过程等等无形文化遗产,都是以往博物馆所忽视的内容。除专门的民族博物馆外,大多数博物馆对此缺乏关注,并未纳入业务工作的范围。虽然,有些博物馆采取了文字、录音、拍照片、或者录像的方式,对这部分无形文化遗产进行了保护、收藏,这种保护是不规范的,在思想上并不一定会提高到无形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一般会理解成为一种资料的收集。事实上,博物馆还没有把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为主要的业务,涉及此类工作都是零星的、不规范和不完善的,从根本上缺乏长远的规划。这与当今博物馆对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责任是不相符的。

上述种种,都有可能通过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的工作和设备、技术进行有效的保护、收藏和展示。因此,在有条件或大型的博物馆设立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是实现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途径之一。

当然,我们所说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不是博物馆里的资料室或简单的网站信息交流站,而是为适应无形文化遗产保护而建立的,集收藏、保护、展示、研究无形文化遗

产于一身的独立业务部门。这一部门的职能就是采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收藏、保护、展示、研究、宣传无形文化遗产,包括实物载体所涉及无形文化遗产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用现代科技手段予以记录,把无形变为有形,永久保藏,以弥补博物馆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不足。

所收,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是作为博物馆的业务运行机构而存在的。他与保管部、陈列部、群工部或者其他部门一道,构成博物馆的主要业务部门,承担无形文化遗产的收集、保藏、保护、展示、研究的任务。

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主要以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及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无形文化遗产为工作对象,也可以利用信息技术配合博物馆各业务部门,对博物馆的实物藏品进行收藏、保护、研究、展示、宣传。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相当于在博物馆内设立了一个小型的“虚拟博物馆”,与普通的“虚拟博物馆”不同之处在于,他还肩负着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该保护信息中心运作,与博物馆各部门的对接与联系……在理论、实践与技术上仍然会存在不少需要探索的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更期望有实践的积累和总结。

三、信息技术的运用是实现博物馆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措施

博物馆要实现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方法之一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引进信息技术,实现博物馆的数字化改造,是实现博物馆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措施。

有学者指出:“尤其是在当今,人类社会逐渐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在见证人类文化传承方面具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已经将关注力投向保存、展示和传播人类无形文化遗产(Intangible Heritage)这一新的领域,可以想见,要完成保存人类无形文化遗产这一历史使命,数字化博物馆显然是具有着传统博物馆所无法比拟的优势。”^①

从博物馆整体而言之,实现博物馆的数字

化,即开展博物馆各类信息化系统工程,包括博物馆信息网络的构建、针对博物馆不同工作领域开发的各类应用程序、导览系统以及陈列展示中所使用的各类信息化展示设施等等;无疑会使博物馆保护、展示无形文化遗产的功能得以加强。

从博物馆目前的状况而言,要在各个领域内完全实现博物馆的数字化,即将传统的博物馆改造成新型的数字化博物馆仍然存在不少困难,但是可以根据博物馆的实际或确定的主题,引入电子信息技术,开展信息化系统工程,并结合博物馆实物载体的优势,在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中做足文章。以藏品陈列展示为例:博物馆陈列展示“是在一定空间内,以文物标本为基础,配合适当辅助展品,按照一定的主题、序列和艺术形式组合成的,进行直观教育和传播信息的展品群体。”“是博物馆实现其社会功能的主要方式”^② 长期以来,博物馆大多采用以实物为基础的陈列展示形式,这种传统的展览方式,常把无形文化遗产屏弃于陈列展示之外。通常的方式是以实物标本配合简单的文字说明,向观众介绍藏品的名称、时代及出土地点等,给观众的是有形实物的物质形象。不可否认,博物馆的实物的展示,也包括了一些无形文化遗产的内容,但假如没有更多的辅助资料,仅凭直观的实物本身,很难使一般群众感受到其中所涵盖的无形文化遗产的具体内容。因为实物是静态的,人们看到的只是实物本身,即有形文化的部分,如其形制、造型、质地、尺寸、纹饰、功能等。而无形文化是动态的,必须通过人与物的互动作为表现的形式,陈列展览中偶尔出现的一些过程的演示,也会被认为是一种表演,而没有认识到这正是无形文化遗产在博物馆的一种展现形式,况且一些实景和现场表演也因场

① 张颖岚、赵昆:《数字化博物馆与公众教育》,《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0年第2期。

②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4月。

地的局限而很难达到最佳的效果,如何使“死”的实物变“活”,使有形与无形共现,这也是长期困惑博物馆的问题。一件南方古代铜鼓,观众可以为其奇特的造型、硕大的形体、精美多彩的纹饰而感叹,但却无法感受到其制作工艺的过程和使用的宏观场面。我们曾经为古代铜鼓的铸造技术而绞尽脑汁,科研机构与铸造企业合作进行了多次实验,依然未能成功。而最近发现铜鼓的铸造技术在民间仍有流传,这是极其重要的无形文化遗产信息,但这项技术及过程在博物馆的展厅内却难以展现。广西南丹白裤瑶敲击铜鼓的壮观场景令人赞叹不已,然而这在博物馆里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的。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为解决这一问题开辟了一条新路,可以满足观众的体验。然而,在普通的博物馆里,如何能在现有的条件和能力范围内较好的解决类似的问题呢?虽然优秀的讲解员可以通过高水平的讲解,使藏品的内涵及无形文化的内容得以伸展,但这种宣传方式,也只能是将有关的无形文化遗产的信息储存在讲解员脑海和记忆中,还称不上是博物馆对无形文化遗产的实际收藏和展示。而且,这种方式比较适用于团体参观,观众必须跟随讲解员的节奏进行参观,缺乏自己的兴趣选择。从现实观之,博物馆的观众有相当部分是零星的散客,并不一定能享受全程高水平的讲解,而自由参观又要面对无味的文字说明,自然很难引起观众的兴趣,一般观众可能没有耐心读完所有的文字说明,更不用说从中获取藏品中蕴藏着的无形文化了。“有学者经过调查认为,在博物馆的各类展示材料中,文字说明材料的吸引力远远要低于图像和互动性展品的吸引力,‘90%的人是不看展品说明的。即使去看,平均的阅读时间也仅10秒而已。而且他们通常是在开始看展览的30分钟之内才去阅读’”^①。传统式的、说教式的展示方式,无法使广大观众对展品产生潜移默化的传递,观众或许会因展品的精美发感染而出赞叹,但很难从中体验到其中所涵盖的更多、更深层的信息和内容。因此,摆脱说教式设计思想,充分利

用多种信息形式、电子信息技术,克服传统的“说教”式教育的种种弊端,结合实物实现有形与无形结合、互动式情景教育的设计思想,以求得陈列展览的最佳效果,是博物馆陈列展览必须认真研究的方向。陈列展览可以通过对信息技术的运用,通过多媒体动画技术展示出与藏品有关的信息和研究成果,以虚拟现实技术实现观众对实物所包含的信息的体验,同时也可实现对于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展示。在展厅无法重现历史现场和消失的历史缺乏实物遗存的情况下,根据神话、传说、回忆录及访问笔录、文字记载,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历史场景的复原,同样可以取得震撼人心的效果。广西百色起义纪念馆在展现百色起义壮阔的历史时,根据历史事实制作了一些虚拟的模拟场景,以实物配合多媒体技术及声光的手段,不仅使整个展览上了一个档次,较好地反映了历史辉煌的瞬间,从而使观众体验到了展出实物之外更为广阔的场景和意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博物馆在陈列展示出土文物时,可以选择性一些典型的文物,通过多媒体信息技术,展示其发掘出土时的过程,文物的用途演示,以及出土文物所能带来的更多内容,如对广西贵港罗泊湾汉墓出土文物进行展示时,不仅可以复原该墓巨大的棺、槨,还可通过模拟的方式,将殉葬木棺及殉葬者所反映的社会环境、生活表现出来……并辅以虚拟的考古发掘等,给予观众的体验和收获将会更多。宏伟壮观的广西左江岩画,享誉在国内外,但是一连串雷同画面在博物馆的陈列中无疑是枯燥无味的,对于无法到达岩画现场的观众来说,很难体会到其中的深远的含义,但如果通过就可以在展厅重现岩画所在地的地理环境及壮观的场景,辅以根据研究成果设计的岩画各种盛典仪式的虚拟场景,而不仅仅是文字说明,就更能引人入胜,岩画所含无形文化的内容就会给观众造成巨大的震撼!假如能够向观众提供虚拟现场情

① 张颖岚、赵昆:《数字化博物馆与公众教育》,《秦陵秦俑研究动态》,2000年第2期。

景漫游, 观众的兴趣更会大增。在展示铜鼓时, 造型相类似的铜鼓摆设容易使观众产生枯燥之感, 如果在将铜鼓分型分式的基础上, 辅以虚拟的铜鼓发展史、制作工艺、使用铜鼓的场景等, 其效果就会不一样了。……上述情景总之, 可以通过展示区域内设置无线网络接入设施, 以及局域网的连接, 信息技术、多媒体、电视、局域网等科技手段得以实现, 简单一些的, 可以在展厅设置多媒体触摸屏导览系统, 让观众主动地选择自己所需要了解的信息。而这种实物与虚拟相结合的展示形式, 不仅在藏品的展示中融入了无形文化遗产的内容, 同时也将其中无形文化遗产的内容转化成为有形的形式, 这对于体现博物馆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 保护和展示无形文化遗产无疑都是有益的。因而, 博物馆可以事先设计准备丰富的展示有形的或无形的文化遗产信息和画面和设计, ——当然这需要进行资料的积累、研究、整理与制作, 也需要雄厚的财力基础。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无形遗产部主任爱川纪子(NORIKO AIKAWA)在《无形文化遗产: 新的保护措施》一文中认为: 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两种主要方法是: ①将它转变为形的形式; ②在它产生的原始氛围中保持它的活力。

第一种方法可以运用拍摄纪录片、录音和存档等方式保证无形遗产的永久保存。第二种方法是通过鼓励世代相传和复兴无形文化遗产来保持它的活力。

关于第二种方法, 郑朝晖在《博物馆与传统手工艺“活保护”》一文中认为: “面对那些极难从社会招收艺徒而又有特色的传统手工艺, 博物馆应当及早挺身而出, 担负起‘传宗接代’的任务。”一些博物馆已经有了尝试的成果, 如河南博物院组建了华夏古乐艺术团, 对夏、商周三代的乐器、服饰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与复制: “经过认真地探索和推敲, 第一批复制的音乐文物包括上古打击乐器(编钟、编磬、鼓)、吹管乐器(笛、埙、石排箫、十

七簧圆笙)、丝弦乐器(瑟、琴、箏)等, 努力保持了古代音乐中搏艘鲁的奇特配置, 并从上古流传下来的古代乐谱中编译编配了带有浓厚中原特色的古曲, 演奏人员的服饰和发型也都从上古出土的实物和绘彩俑中找到依据。每个项目都是一个科学和严肃的课题, 每一步探索都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每一种复原都是连带着邃远的历史文化背景。”^①河南博物院用传统文化因素创造出一个传统展示的真实氛围, 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为博物馆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闯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笔者同时也认为, 第一种方法也可以在博物馆尝试运用, 而在博物馆建立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 实现将无形文化遗产转变为形的形式, 是实施第一种方法较好的途径之一, 这对于确定和实施博物馆在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的职能和地位是十分重要的。信息中心的作用, 就是要在博物馆内设置一个用以开展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平台和虚拟的空, 使博物馆能利用这个平台和空间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能, 更好地行使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职能。

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是一个完全数字化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及展示部门机构。换言之, 就是在博物馆内设置、建设一个小型的数字化博物馆——不仅是对藏品的数字化而言, 其重点是在于无形文化的保护、征集、收藏、展示、研究、宣传——如前文所说, 是作为博物馆内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业务机构而存在的。

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的主要任务, 就是把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环节, 有效地推动了博物馆开展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同时, 促使博物馆既有的工作模式也因之而有所改变、有所发展。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的工作领域, 不仅涵

① 河南博物院, 李宏、潘凌然、李一帆: 《河南博物院在无形文化遗产方面的新探索》, 《中国博物馆》, 2002年第4期。

盖了以有形文化实体所负载和蕴含的历史、文化、科技等方面的信息,而且扩大到无形文化遗产的各种信息。信息中心可以用信息技术将视觉、听觉等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内容转化为用计算机存储和处理的信息,进行收藏、展示、传播、宣传。因此,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不仅作为无形文化遗产的收集、储存、整理和发布的平台,而且是无形文化遗产展示的空间,即展示实物所涵盖的无形文化遗产及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无形文化遗产的过程与空间,信息中心通过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系统等来实现这一目的。在信息中心,观众所能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些实物或专题,更多的是能感受到实物载体所蕴含的无形文化遗产的内容。信息中心对于无形文化遗产的展示,可以不必采用实物展示的大展厅或陈列厅,而以演示视听室及演示屏(或者电脑显示器)的形式出现。信息中心可以根据博物馆的实际情况及无形文化遗产的工作方向,选择设立若干个工作室,如语言、音乐、歌舞、工艺、文学、艺术……视听室,分门别类收藏无形文化遗产的资料,同时也可储存过往陈列展览的全程资料,并设立大型或小型的显示屏或以个人信息处理终端为展示平台的传播方式,使各工作室同时成为无形文化遗产展示厅,观众可以在此可以检索,收听、观看有关的无形文化遗产的资料。

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的设立,必须做许多准备工作,如要求有适应这一工作的工作人员,须要有从事工作所需的馆舍及设备,如计算机、光盘、USB 接口储存器、网络服务器、多媒体显示屏……更重要的是要改变在博物馆传统环境下的管理观念和工作方式。比如说,对藏品概念的认识,要把视野从以实物为对象的束缚中走出来,改变文物征集工作中,只重视物质文化,无视非物质文化的状况。一方面,要求在进行文物征集时,不仅仅是以收集实物为目的,还必须注重调查、记录与实物载体有关的其他信息,假如征集到一件手铤,那么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它的制造过程,

以及使用方法或使用场景的照片、录像记录,当然,这或许要经历多次工作,最后才能完成,但这是必需的,也是对手铤这一实物载体所反映的无形文化遗产的内容的收藏。对于铜鼓,从古至今,各种类型的铜鼓博物馆已收集了不少,对于铜鼓的使用方法,在史籍上也有不少记载,然从现实了解,除了对南丹白裤瑶敲击铜鼓的仪式和宏大的场面有所记录、摄像,录像之外,对其他使用铜鼓的民族使用铜鼓的情况知之甚少。这就要求我们在征集铜鼓的同时,规划对各地及各民族在各种场合使用铜鼓的情况的采集、现场录制,多次录制的不同场景可以汇制成专题资料。……另一方面,要改变藏品征集内容和方式,把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内容,如语言、口头传统、神话故事、记忆、音乐、舞蹈、游戏、风俗、礼仪、节日庆典、工艺技能及其过程等,纳入征集的范围,要采用文字、图形、录音、摄像、录像、影视等方式和手段,采集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文化信息和内容,也就是说,就是在博物馆现有条件下,通过现有的技术手段将无形文化遗产加以物化,给予固定下来。通过信息中心的设施和科研技术人员对采集到的无形文化遗产进行记录、整理、收藏或展示。同时,信息中心要注意收集电视、影视节目中与无形文化遗产相关的资料及专题,扩大信息资料的来源,丰富信息中心的藏品,节省有限的资金。

目前对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所开展的记忆工程,已为生态博物馆所普遍利用,成为生态博物馆保护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手段。近几年来,一些城市也启动了“城市记忆工程”以期将城市变化、发展的历程凝固在历史的镜头中,以留住城市的记忆。广西档案收藏也正在推广“社会记忆工程”……如此等等,都可以成为博物馆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的借鉴和引进方式。一个博物馆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不可能完成所有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任,而每一个博物馆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确定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的规模,选择和确定自己的业务主题和重点,开展

记忆工程，通过数字成像技术、录音录像技术、文字记录等，对无形文化遗产及其研究成果进行记录，再通过数字化处理，转变为用计算机存储和处理的信息。有条件的博物馆共同开展这项工作，就可以形成各自的特色，构建不同层次的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网路。这些无形文化遗产保护信息中心，可以通过网路运行的形式，不受时间和空间地服务于社会，以网路浏览器方式点播和查询，或运用虚拟现实技术演播专题场景；而对于一些暂时不亦网路公开的信息，可以通过博物馆或信息中心内单机拷贝局域网形式运行，在信息中心的各个工作

展示室内设立电子查询或触摸屏装置，服务于来馆参观的观众。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和运用，使用的方法与工具将愈来愈多，对于无形文化遗产保存、展示的手段将越来越丰富，效果也会越来越好。

博物馆对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正处在探索的过程，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如设施建设、资金投入、人员培训……都需要时间研究和解决，本文在此不能一一探讨，只是就博物馆对于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某些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并期盼博物馆在无形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